

儀禮注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元注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士冠禮闕西闕外句注古文闕爲槩闕爲蹙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爲嘏是其書自元以前絕無注本元後有王肅注十七卷見於隋志然賈公彥序稱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則唐初肅書已佚也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然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愬二家之疏定爲今本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譌殊甚顧炎武曰知錄曰萬厯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解拜長者荅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云云蓋由儀禮文古義奧傳習者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譌粹不能校故紙漏至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於錄焉

光緒丁亥閏
夏點石齋遵
阮本重校印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謬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轡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

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謬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臣阮元恭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明王堯惠補就案此刻自五季以來名儒俱不窺之不特張唐李如圭諸人生於南宋固不及見卽敷繼公當元一統之時亦未嘗過而問焉至國朝顧炎武張爾岐始取以校監本多所是正

宋嚴州單注本宋本之最佳者燭海所據卽此本也元和顧廣圻用鍾人傑本按其異者書於簡端今據以採入

翻刻宋單注本明徐姓翻刻於嘉靖時祖嚴本而稍異記中凡與嚴州本及鍾人傑本合者則偶徐本

明鍾人傑單注本全同徐本其偶異者是失於臆校耳

明永懷堂單注本全與圖刻注疏本同

宋單疏本此北宋時咸平景德間所校勘開雕者也注疏合刻起于南北宋之間惟儀禮又在後朱子自述通解云前賢疏各爲一書也馬廷贊曰余從版鏡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因取而附益之是馬氏時注疏猶各爲一書也此本與馬氏所見正同又按宋人各經皆以經注分附於疏其分卷依疏之卷數如禮記注疏七十卷是也惟儀禮以疏分附經注其分卷依經注之卷數如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

始云儀禮疏五十卷而注疏本則分爲十七卷賈公彥五十卷之本今之學者每恨不可得見近年吳中黃丕烈家有其書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七字末葉列宋時諸臣官銜今訂從賈疏分五十卷校正義以此本爲據

李元陽注疏本刻于圖中故稱圖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監本毛本俱仿此

國子監注疏本明神宗時北京國子監刊

汲古閣注疏本

國朝重修國子監注疏本

經典釋文

內儀禮一卷

儀禮集說

聚珍板本宋乾道八年曾達命張洙校刊儀禮因爲誤誤三卷今刊本未見惟誤誤存焉其書專宗釋文意在復古然所辨或偏偏旁形體則六朝時俗書最多既不足據且無闕語句之異同也至其釋義之處自不可沒以最本爲據參以監本及汴京中箱本枕細字本又有湖北漕司本監本初刊于廣順復校于顯德而未因之

儀禮集釋

聚珍板本李如圭著全載鄭注微遜版本書中引石本與唐石經異疑是成發石經

儀禮經傳通解

全載鄭注節錄賈疏明刻注疏多與此同近世技儀禮者奉此爲準則然於其佳處不能盡依而移易刪潤之處則多據之是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華也又引溫本及成都石經至喪祭二禮門人黃幹續成

抄本儀禮要義

魏了翁著專錄賈疏多與單疏本合有刪節而絕無改竄遠勝通解間錄經注雖不盡與嚴本合終勝今本亦引溫本異同

儀禮圖

通志堂本與通解略同注內參今古文俱刪去

儀禮集說

通志堂本放繼公著所載鄭注多移易點竄不足盡憑

浦鍾十三經正字內儀禮二卷

據重修監本校其誤字

儀禮詳按

盧文弨著多採諸家之說記中所偶金曰迨正調卽本諸此

九經誤字

顧炎武著以唐石經正明監本又金石文字記載石經誤字

儀禮誤字

張爾岐著

石經考文提要

附記單疏本缺葉

士冠禮

自五十六葉前第三行左上諸侯起至五十七葉後第四行左下不爲止

士昏禮

自三十六葉後第一行右下若舅起至三十九葉後第二行右下尚書止

士相見禮

自十葉前第八行左上此釋起至十二葉前第五行右止見至止

鄉飲酒禮

自四十五葉後第五行左上組者起至四十七葉後第九行右上祭于止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儀禮疏序○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誠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賁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未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未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登山遠望而不知近則舉小大經注皆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說互有相礙處則舉大畧小經注疏漏有記都無天子冠冕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冠記都無天子冠冕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冠記都無天子冠冕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黃氏云袁以表心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所以皆齊民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冠記都無天子冠冕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黃氏云袁以表心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所以皆齊民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冠記都無天子冠冕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黃氏云袁以表心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所以皆齊民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冠記都無天子冠冕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黃氏云袁以表心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所以皆齊民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冠記都無天子冠冕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黃氏云袁以表心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所以皆齊民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冠記都無天子冠冕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黃氏云袁以表心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所以皆齊民冠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冠記都無天子冠冕洗而李公引說又著玄冠見始於冠之冠此四種之冠故服一人下陳縹布冠委貌冠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

[illegible]

期幸告曰實明行事期幸告曰實明行事
之也之也
案聘禮及大行人皆以主事人曰有司此言明行冠者之禮也
義軒故云貴明少年云旦明行事則明行冠者之禮也
兄弟故有司位大此告明行冠者之禮也
禮取諸廟之義故也必知告明行冠者之禮也
宗人告事得相也宗人告事得相也
相必在城郭之內相必在城郭之內
冠近故得告也冠近故得告也
異所興至洗東異所興至洗東
度所興至洗東度所興至洗東
屋為起也屋為起也
一室此經是土一室此經是土
之案此經是土之案此經是土
也兩下為之故也兩下為之故
明室五至十二明室五至十二
小異者此亦漢小異者此亦漢
水不辨等早故水不辨等早故
洗或尊洗皆有洗或尊洗皆有

儀禮疏卷第一

儀禮疏卷第二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
爵弁服纁裳純衣纁帶鞶韞爵弁服纁裳純衣纁帶鞶韞

131

[illegible]

